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二



鑑通治資年編宋續

(二)

撰舉時劉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二 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劉 時 舉 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八

宋孝宗一

癸未隆興元年春正月壬申朔改元。詔觀察使以上各舉三人。令三省樞密院詳立格式。謀略沉確。可任大計。寬猛適宜。可使御衆。臨陣驍勇。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精明。可治器械。已上五等。令會立軍功。觀察使以上。不以在任閑居。並隨類指陳實迹。薦舉通習典章。可掌朝儀。練達民事。可任郡寄。諳曉財計。可裕民力。將身廉潔。可律貪鄙。詞辯不屈。可備奉使。已上五等。令非軍功。觀察使以上薦舉。以史浩爲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改都督府參贊軍事。仍知建康府。時金將蒲察徒穆屯虹縣。蕭琦屯靈壁。浚謂必爲邊患。當及時掃蕩。四月。張浚入奏事。詔浚先圖兩城。浚乞降一年歲幣。以應副使用。詔發見椿管歲幣銀赴都督府。絹續次支降。五月。史浩罷。以不與師之議。(按師上似有脫字)詔親征。命張浚都督荆襄。浚命李顯忠出濠州。以趨靈壁。敗其都統蕭琦。邵宏淵圍虹縣。降其統軍蒲察徒穆及同知大周仁。乘勝克宿州。浚恐盛夏人瘦。召顯忠等還。金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金人死亡者過半。諜報金人大興河南之兵將至。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私其金帛。不以犒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退。浚時在盱眙。去宿州不過四百里。傳金人將至。乃由淮入泗州。撫將士。已乃還維揚。上疏待罪。六月。下罪己詔。詔張浚貶秩。改宣撫使。陳俊卿。唐文若。邵宏

淵、李顯忠降，罰有差。浚留維揚，乃大飭兩淮守備。上復命浚奏事，浚因乞骸骨。上見奏，謂棡曰：「雖乞去之，章同上，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議所惑。」上對近臣，未嘗名浚。獨曰：「魏公初，浚以符離之役，改都督爲宣撫。陳俊卿言：『恐人情觀望，號令不行。』」八月，仍復都督。上有意恢復，是役不利，乃議講和。

呂中曰：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蓋向者因其來而後與之戰，今則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往而征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四十年未有此舉，金人緣此震懼。知吾君有大有爲之志，知廟謨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將，王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爲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爲徽宗欽宗復讐而舉，爲中原弔民伐罪而舉，奈何？王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禍者橫議紛起乎？夫自宣和靖康以來，爲金所欺，爲和所誤，爲奸臣所罔，曾不一悔，而一欲用兵，少有喪敗，上下翕翕以爲危亡之立至，不獨爲之罷大臣，咎論者，而朝廷之議又爲之一變。紹興間，浚初爲都督也，韓岳、張楊皆擁重兵，劉光世一軍，本皆羣盜，因罷帥而叛，借令失謀，未至不可爲國，而朝廷已如無一兵之可恃。今符離之役，李顯忠、邵宏淵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廷已如強寇之將至。至今言戰之失謀，常以此藉口，浚竟以此沮於當時，甚哉任責之難，而得謗之易也。

嚴賊吏法。三月，雨雹。省官吏員，減貴戚俸。夏四月，詔舉遺逸，詔行寬恤。張震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上曰：「張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令載之訓辭。」限選人改官，每歲八十員。上舉進士，賜木待

問以下五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五月，嚴交遺禁，申禁銷金鋪翠。以王十朋爲侍御史，胡銓入對，言陛下除臺官得人矣。辛亥，天申節，詣德壽宮上壽。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以虞允文爲湖北、京西制置使，允文言荆襄之地，平原廣袤，無山水之限隔，故三國之後，以至南北之分，皆以兵爲險，道路錯出，不以數計，宜益兵以重荆襄，爲恢復之基。湯思退爲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太白晝見。旱蝗，詔近臣條上闕政，許自今郡守須以二年方許移易。詔曰：比日飛蝗益多，又聞諸路州縣風水爲災，朕避正殿，減常膳。二三大臣，其盡忠省，監司郡守，各務身率，戢奸禁暴，平冤察獄，所在災傷，依條振卹，檢放如有不以聞者，重寘典憲。以龍大淵、曾覲知開門事，大淵爲樞密承旨，覲帶御器械。去冬，諫議劉度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潛邸舊僚，宜召當有時，蓋指二人也。三月，復上疏，有毋使執（按元本）御干預樞密，乃除二人閣門，蓋解樞屬也。復奏不報。七月，詔議應敵定論，先是金遣僕散忠義與紇石烈志寧經略四川地，爲我師所敗，於是檄盱眙軍云：既有通和之意，自宜各守元立封疆，邊臣以聞。張震率同列論：金人必將盡收故疆，使我失諸將之心，盡取舊人，使我失中原之望，盡如故禮，使我沮義士之氣，盡罷兵屯，使我壞兵屯之策，上乃下詔，略曰：敵人來索故疆，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於是翰林學士洪邁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共議謂：宜歲遺金綵，如前日之數，稍歸侵地，如海泗之類。殿中侍御史張震以爲：海州控扼海道，陝西地多險要，不可棄受冊禮，絕歸附，不可有權工。

部侍郎張史（按下文作張闡）陳良翰以爲不用舊禮然後可和其餘亦繼有論列而宰執獨無奏章史浩云先爲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使彼無辜之赤子皆爲橫死之遊魂取快一朝含冤萬世浩尋復上招納三弊一謂弃實而慕名二謂舍近而謀遠三謂見利而忘害又請辭密院職許之

呂中曰此壬午應敵之議也名曰應敵實則議和戊午之議和之已定也壬午之議和之未定也秦檜外則交敵內則要君其議已定於三日思慮之時既定而猶議之是特欲塞衆人之口耳今敵方索故疆取舊人爭舊禮其從與否未決也然和議已定之時上自宰執下至有司外至諸將皆爭言其不可是當時人倫尙明人心尙正也今和議猶未定此正諸公陳大義之秋也而洪邁金安節唐文若周必大共爲一議張震自爲一議張闡自爲一議陳良翰自爲一議言和者多言不可和者少豈非士大夫爲檜所蠱其議論反不如前日之正也春秋許九世復讐而再世遽不問乎今不過論禮之輕重地之取予幣之多寡以爲和議之成與否而君父不共戴天之讐則置而不問也惟張震張闡之論近正而宰執獨無奏章以聽和議之自成耳史浩立備守之說不過遷延以就和耳此張浚之志所以不獲伸也

九月盧仲賢使金先是八月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第三書來通和好其書云故疆歲幣如舊卽止兵上以付督府答書略謂海泗唐鄆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

兩淮凋瘵之餘。恐未能如數。命盧仲賢攜書使金。而上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仲賢至宿州。敵懼之以威。乃言歸當稟命許四郡。遂以金使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臣俘虜之人。事聞于上。上大悔誤。先是。浚累疏言。敵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在我自當爲攻守之計。可也。而陳康伯。湯思退。周葵。洪遵等疏。以謂敵意欲和。以是贊我。使軍民少就休息。因謂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使敵勢誠弱。我勢漸強。何求不得。而臺諫官議論紛然。力詆臣等專欲求和。以苟目前之安。於是侍從之間。以至百執事之臣。文章來上。謂今日之事。只當用兵。不當言和。是皆不量事力。爭欲交兵。政以利害不切於己。敢爲大言。逮其誤國。則將去之。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惟幸和議或變。乃皆軒然而言。爭言我曾論此。以邀高爵美名。曾不思社稷之重。豈同戲劇。而生民肝膽塗地。誰與任其咎哉。執政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復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州辱命。上怒仲賢。下大理寺議罪。思退等乃大唱和議。十一月。宰臣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持書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唐鄧海泗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今欲遣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問使。副命下之日。議論洶涌。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上從之。詔議講和。吏部尙書凌景與韓仲通。余時言。路彬同議。以爲名分既正。則當講和。當遣使。常與歲幣。而四州疆土。當與祖宗陵寢及欽宗梓宮兩易之。黃中。金安節同議。以爲如世稱姪。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未得。

穆當

(此下原闕一頁按元刊本亦缺此頁)

修我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將士褫氣忠義解體。人心憤怒。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款之。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徹。重之以歲幣之費。敵使之來。復有他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其欺陛下以款之名。而實欲行其宿志。彼方惟黨與之是立。惟富貴之是貪。豈復以國事爲心哉。又言臣見王之望。龍大淵之望甚言守備不至。臣竊以爲敵以大兵臨我。自秋及春。凡半年餘。見我無備。胡不直入。徒以虛聲迫脅中外。往者固不須論。今歲邊防更密。坐待其來。破之必矣。浚入見。又力陳和議之失。上爲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金械胡昉等。上聞之。乃諭浚曰。和議不成。天也。十二月。陣康伯罷。奉祠。知信州。以湯思退張浚爲左右僕射。浚仍都督。自今上供起發未足。輒行進獻。本部按劾以聞。

甲申。隆興二年春正月。初。督府言。會子流轉行使。已是通快。乞禮部降空名度牒出賣。拘收應支會子本錢。從之。立賢妃夏氏爲皇后。詔諸路監司帥守及統兵官條上優恤軍民便宜。二月。詔戒將帥。毋得尅剝士卒。以充賂遺。雨雹。三月。張浚復如淮視師。浚受任督府。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城壁皆築。器械悉備。兩年冬。金屯重兵十萬于河南。虛聲脅和。有刻日決勝之語。議以四月幸建康。思退初不與聞。乃密謀爲陷浚計。而沮其興復之謀。初。金以重兵脅和。聞浚來。檄宿州之兵歸南京。四月。命錢端禮王之望宣撫兩淮。召張

浚罷都督尹穡論浚跋扈湯思退又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不可恃拜之望諫議大夫蓋欲其議論歸一言者謂浚費國用浚亦請解督府言者詆浚不已浚留平江乞致仕者八上方許之除少師判福州

呂中曰此符離既敗之後而復用浚也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浚一出而有富平之敗再出而有鄆瓊之叛今也又有符離之潰自常情觀之不敢復用浚矣不敢復言兵矣而我孝宗復讐之志上通于天不以一敗而少沮不以羣議而少移觀其初年羣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又曰某當俟恢復後爲之與王十朋語及陵寢聖容慘然曰四十年矣又謂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此其志將何爲哉而浚受任督府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凡萬二千餘人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將士聞之而奮虜酋聞之而遁是自符離既潰之後其規模又如此也然浚之規模始沮於秦檜再沮于史浩三沮於湯思退之徒至是陳康伯亦主和議矣豈非天平乎

五月復環衛官詔近來環衛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材而均任也可依舊制應以材略聞堪任將帥及久勤軍事暫歸休逸之人並爲環衛官更不除換只令兼領以節度使卽領左右金吾衛將軍承宣使卽領左右衛上將軍又有左右驍衛武衛屯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上將軍左右金吾以下諸衛大將軍諸衛將軍之類朝參依正官班次宗室不在此制仍不差戚里及非戰功之人上幸大教場犒賞戍還諸軍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江東浙西水命賑之雨雹詔災異數見江淮水湧避殿減膳令朝臣疏陳闕失八月魏杞以宗正少卿充通問使先是上命湯思退與金書許割四郡求減歲幣之半

至是命杞再使金。以書不如式卻之。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只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

呂中曰。壬午之議。和之未成者也。癸未之議。和之已成者也。和議之未成。則諸臣當論和與不和之是非。而當時僅有張闡。張震二人。不主和爾。今和議既成之後。所以集議者。但論歲幣之增不增。地之割不割。歸正人之遣不遣。邊戍之撤不撤爾。而諸臣猶有許之增幣。與之割地。許之還歸正人者。其曰世讐不可和者。僅有張闡。胡公銓二人而止。蓋靖康之禍。日遠日忘。秦檜之毒。日久日深。後生晚輩。不念前猷。遂以東南爲正統之地。以忍恥事讐爲理義之當然。嗚呼。二聖之痛。今四十年矣。平王東遷四十九年。忘復讐之義。此春秋所由作也。以理之公。是非論。則固決不可和矣。以事之實利害論。則和有十害而無一利。胡銓所謂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困。一也。唐鄧海泗之人。一旦與之。是致之死地。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失則兩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三也。絕中原之望。四也。竭吾膏血以奉敵。五也。秦檜力排不附和議之士九十餘人。或死瀕海。或死謫籍。今日和議成。則不附時議者。或陷前日之禍。六也。前日之和。卒有逆亮之變。敵不可信。七也。敵必復如前日。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反覆生變。不與則敵不肯但已。八也。秦檜當國二十年。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殆有甚者。（按元本無者字）焉。九也。李文靖嘗謂王旦。切勿與敵講和。況今國勢委靡。而復唱和議。使上下解體。溺於鴆毒。十也。前日之議。以公是非言之也。今日痛哭有十之疏。又以實利害言之也。斷以是非之公。參以利害之實。是和無一事可

者當時不悟何哉。

張浚薨浚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主和議遺命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恥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疾革呼棧等於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而薨後五年贈太師諡忠獻

魏公之忠貫日月既有議之者然早歲晚節有不可曉者二力攻李綱而寧與汪黃同朝維揚之變聞幾危矣曾微一言聲時宰之咎一不可曉也力引奸檜使至得政而寧與趙鼎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洪景廬指殺曲端趙哲而失秦陝諸州又不若斯二者之爲重矣

呂中議曰嘗觀國家自有中原之禍以來終始主戰者浚也終始主和者檜也以浚主戰而不免有富平之敗鄺瓊之叛符離之潰以檜主和而江左少康二十年是以當時主議者寧爲檜而不爲浚游談者寧慕檜而不慕浚無他檜之所爲與人之私心合也然千載而下言及檜則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言及浚則人莫不以手加額效林宗而慕李膺者矣以此見忠義者人心之所同浚之所爲又與人之公心合也彼富貴利達飄風過耳而端人正士英風常在是浚之身雖死而浚之心未嘗不行於後世也

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交趾來貢詔今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抵死除籍沒家財（按元本有外字）分取（按元本無詔字）出內帑金和糴賑濟金人以未如所欲爲辭遂分兵入寇乃命湯思退督師江淮楊

存中同都督。胡銓轉對爲上言曰：金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與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金旣得此四郡。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懼密諭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師。乃命建康都督王彥屯昭關。范禁備淮。李寶備江。又命思退都督。思退辭不行。冬十月。詔輔臣夕對。十一月。詔諭沿邊將士。略曰：朕祇奉慈訓。嗣有基業。永念祖宗陵寢。朝獻路絕。黎元塗炭。屯戍未休。朕爲人之後。而不能報上世之憤。爲人之君。而不能拯斯民之厄。故食不知味。寢不安枕。未嘗以尊位爲樂也。特以戰爭之役。肝腦塗地。不忍南北之人。枉罹非命。朕自卽位以來。兩發聘使。冀尋舊盟。而鄰帥主兵。及境弗納。逮行人再往。始則立式要求。繼則迫脅囚辱。朕以兵隙難開。隱忍自屈。仍遣魏杞銜命復行。不校禮文。書辭屢易。不愛四郡。割以與之。乃渝元約。又求商州。且索臨陣俘虜之人。變詐無厭。必欲尋釁。初無休兵結驩之意。今使命逗留。議論不決。積粟出船。包藏罔測。朕以太上聖意。不敢重違。而宰輔羣臣前後屢請。已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成數。亦如其議。在我可從。無一顧惜。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則朕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時金將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州。王彥自昭關南遁。上猶未之知也。而降是詔矣。詔諭歸正官民。詔云：朕遣使約和。首尾三載。北帥好戰。要執不回。自盧仲賢初議。則有畫定數。（按元本）作四。事叔姪通書之式。唐鄧海泗之地。歲幣銀絹之數。及元是歸附之人。朕志在好生。寧甘屈己。書幣土地。一曲從。唯念名將貴臣。皆北方之豪傑。慕中國之仁義。削去左衽。投戈來歸。與夫軍士人民。厭厭腥羶。喜

我樂土。朕知其設意欲得甘心。斷之於中。決不復遣。前後書辭再三峻拒。故彼逞忿無厭。入我邊境。若朕利於和好之速成。不顧招懷之大信。曲從所欲。驅迫北歸。則與淮北之民同爲魚肉矣。爾等當思交兵釁隙。職此之由。視之如讐。共圖掃蕩。高官厚賜。自有明科。傳之子孫。永保寧泰。天地鑒照。朕不食言。侍御史尹樞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庶和議決成。所指凡二十餘人。由是擢樞爲諫議大夫。言者論湯思退急於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弓弩營兵。撤修海船。毀拆水櫃。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又言思退密有召敵議和。詔責居永州。遂行至信州。憂悸而死。參政周葵聞太學有欲相率伏闕者。奏以黃榜禁之。重寘典憲。繼而太學生張觀。宋鼎。葛用中等七十餘人上書。言湯思退王之望。尹樞約議金人。宜斬之以謝天下。王林（按元本作林）使金軍。併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目略同。紹興世爲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而爲歲幣。金皆聽許。詔擇日親征。

呂中議曰。是役也。名曰戰而實則和也。不惟吾速於和。而夷狄亦速和矣。敵速於和。故屢稱重兵以脅和。吾亦速於和。故新復之地不暇惜。俘獲之醜不暇問。但一於和而已。正名分。減歲幣。雖稍異於紹興之時。然紹興因戰勝而後和。未至如今日之苟和也。此湯思退之罪也。思退乃檜之死黨。檜之主和。雖陰與金約。然未至於密諭金以兵而脅和者也。與檜異議者雖加貶竄。亦未至與大獄。劾二十人不主和之罪。以成其議者。此又因秦檜固位之心而使之也。大明當天。陰邪自熄。思退之奸。不得以盡行其志矣。然以事勢觀之。炎興之初。肩背方息之時也。尙可急投之以所當用之藥。隆興之時。半體已非其

有矣。故言和不可言戰，亦不可痛已定則將至於忘，時已過則遂至於改，非有已成之規摹，不可爲也。故嘗謂炎興之敵，奉辭以討之可也；隆興之敵，正名以絕之可也；正名矣而又務實，則大讐可復而成。宋高宗所未爲之志矣。

以陳康伯爲左僕射，錢端禮賜出身，簽書樞密院。閏月，詔館職無限員。崔阜敗金人於六合，十二月，赦沿邊諸州。洪适爲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雨雹。乙酉，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郊祀多用冬至，冬至近晦，改用正月，遵藝祖故事也。罷陝西轉運。二月，賑浙西飢。雨水，詔避殿減膳。陳康伯薨，康伯之初相也。上皇宣諭曰：「自卿陳校，中外翕然，無有異論。」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眞宰相也。諡文恭，改諡文正。三月，令沿邊措置屯田。詔舉制科。四月，金使來，國書始謂上爲宋皇帝，云：「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館伴之屬皆拜其來使，至是始稱上爲宋皇帝。」正（按元本）爲叔姪之國，易歲貢爲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而餘地廣不能改，上終身憤之。其後屢請還河南陵寢地，改受書禮，金人卒不從。蓋上有志復讐，無能輔其志者。吳璘來朝，尋封普安郡王，判興元府。五月，蠲減征斂。李若川使金，充賀上尊號使。六月，降姚岳官。秋七月，詔諸路監司帥臣銓量守臣，守臣體訪知縣以聞。鑄當二錢。八月，立皇長子愔爲皇太子，大赦。文武官守臣辭見，並令上殿。諸路釐務總管鈐轄都監並同。郴盜李金平。九月，立太子妃錢氏。冬十月，方滋使金。

充賀正旦使。金使來賀會慶節。十二月，以洪适爲僕射兼樞密使。汪徹除樞密使。

丙戌，乾道二年春正月，雷限軍額。三衙江上四州大軍新額總四十一萬八千人。殿前司七萬三千人。

馬司三萬，步司二萬一千，建康五萬，池州一萬二千，鎮江四萬七千，江州一萬，楚州武鋒一萬一千，平江

府許浦水軍七千，鄂州四萬九千，荆南二萬，興州六萬，興元一萬七千，金州一萬一千，其後增損，通不減

四十餘萬。衣糧約二百緡，可養一兵。是歲，費錢八千萬緡。二月，賑兩浙江東飢。三月，賜蕭國梁（元按

本作）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僕射洪适罷。夏四月，雨水。除浙西園田。參政葉顥罷。六月，兩浙市

舶司官吏請給過於所收，遂罷。乾道新書成。詔舉制科。秋八月，竄林安宅。九月，地震。嚴賊吏

法。以黃濟爲司農少卿。少監汪大猷請以臺諫侍從舉奏，置簿錄之，時備觀覽。詔舉將帥之有智

勇材能者。冬十月，減饒州歲貢金額。命講讀官進言。雨雹。十一月，修祥曦殿記。註汰老弱兵。

呂中曰：養兵以自困，兵多以自禍，不用兵以自弊，此本朝之弊政。未有如中興之甚者也。祖宗竭天下

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未有，而今日竭一方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朝廷以

諸州上供錢以養大兵，而諸郡又以其自當用度，又盡以養廂禁土兵，羣校貴將統領統制之屬，坐糜

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國未嘗有強大之形，敵未嘗有易破之驗，而徒以已困於兵耳。十年教訓，

十年生聚（按元本此二句互易）者，此句踐之規模也。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三年而後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

乾道之間，知老弱之當汰矣。然積幾十年不用兵，則強者自弱，壯者自老，平日皆爲養無用之兵矣。

十二月以葉顥魏杞爲左右僕射。簽書蔣市兼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兼權參政。詔宰相兼制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洪邁言。今三省所先法。中書省畫黃。宰執書押。既圓。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而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卽畫門。過門下而中書不預。則封駁之職。恐有所偏。望詔樞密院凡已被旨文書。並關中書門下。依三省畫黃書讀。以示慎重。出命之意。從之。然樞密院機速事。則不由中書直關門下省。謂之密白。

丁亥。乾道三年春。詔戒理官謹獄。會子流轉不行。給降度牒及助教帖。召人作價。全以會子進納。令兩淮通行銅錢會子。二月。賜諸將兵書。夏四月。利州東西路併一路。以吳玠爲安撫。兼四川宣撫。兼知興元府。尋薨。璘上遺表曰。願陛下無棄四川。無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追封信王。諡武順。五月。賑泉州水災。安奉太宗眞宗玉牒。六月。命知院虞允文宣撫四川。尋奏房州義士金州保勝軍七千餘人。明年。又奏興元洋州義士共二萬三千有奇。且因農隙時往來教閱。無衣糧之費。而西師之勢壯矣。皇后夏氏崩。諡安恭。秋七月。皇太子懜薨。諡莊文。閏月。欝安恭皇后於赤山。以劉珙爲翰林學士。八月。禁兵官交結內侍。大霖雨。冬十月。成都路旱。十一月丙寅。郊以雨而雷。望祭於齋宮。金使賀會慶節。詔戒因循苟且誕謾奔競之弊。僕射葉顥。魏杞以郊祭雷變罷奉祠。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命近臣指陳得失。戊子。乾道四年春正月。籍荆南義勇民兵八千四百有奇。每歲於農隙時教閱一月。二月。蜀福建鹽錢。